

编者按

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，占比将超过20%，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。2035年左右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占比将超过30%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如何“老有所养”？在九九重阳节暨我国第11个老年节来临之际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从不同角度探访老人们的晚年生活，真实记录他们的故事。

“住进”监控摄像头里的老人

他们的真实生活在这里被一一摊开，有孤独，也有子女的牵挂

记者 李静

被监控的老人： 从抗拒到妥协

张大民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由女儿牵着，挪动着腿在院子里溜达。画面被监控拍下。他知道，这样的日子不多了。

三年前，张大民的老伴去世。张大民有睡眠行为障碍，睡着后总拳打脚踢。过去有老伴照看他，如今老伴走了，女儿就想给他装个监控。但张大民总是脸一沉，“监控就跟双眼睛似的看着我，我不舒服。”

有一次，张大民睡着后，直接从床上栽了下来。女儿又小心翼翼地提出安监控，张大民心里难受。“我还能动，摔一下不要紧。”安监控的事，就此作罢。

这两年，张大民的身体状况眼见得虚弱。今年4月，张大民感觉腹部疼痛难忍。子女带着他去医院检查，没想到，“癌症”两个字出现在他的身上。为了方便照顾张大民，女儿总会接他到家里长住一段时间。女儿再次提出给他安装监控，晚上也能随时查看他的情况。听到女儿声音里充满哭腔，张大民妥协了。

监控安装在电视柜上，正对着床。白天，女儿陪着张大民时，不开监控。晚上，张大民睡觉时，女儿再将监控电源插上。起初，张大民很不自在，拿着睡衣躲在角落里换上，再到床上睡觉。后来，张大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逐渐“遗忘”了监控的存在。“没办法在乎。”张大民知道，孩子们担心他晚上睡觉发生意外。

看监控录像最多的人，除了女儿，还有在外地当医生的外甥女于菲。

张大民摔倒过两次，得知情况后，于菲马上翻找监控画面。第一次，张大民想在院子里坐会儿，由于没估摸好马扎的高度，一个趔趄，后背蹭到墙上。第二次，张大民小便后想拿拐杖离开，但是拐杖还没立好，他身体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，头上磕了个包。

“姥爷过去只是眼睛花了，

近年来，监控摄像头里“住进”越来越多的老人。

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我国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.2亿人，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比重。不少在外的年轻人为老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，以便于随时查看老人的日常情况。

那些监控画面摊开了老人真实的生活，却“住不下”老人的孤独和思念。监控的意义是什么？在监控摄像头中，有老人不得不接受的无奈，有子女为了安全的考量，还有隔着屏幕的对话和念想。



小鱼儿在监控里看到奶奶一个人坐了好久。 受访者供图

耳朵聋了，但姥姥去世后，他突然变成了这种状态，而我却救不了他。”于菲哽咽着说，“眼睁睁看着姥爷摔倒是很难受的事情，但是我必须克制这些情绪，因为我需要通过摄像头来看一下姥爷是怎么摔倒的，以判断他的身体有没有其他情况。”

于菲打来电话，告诉张大民如何起坐以避免摔倒。张大民不停地说着：“孩子这么忙，又给孩子添麻烦了。”

安监控的人： 安全比隐私更重要

在于菲老家，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。近几年，给家里老人安装监控的情况有所增加。跟于菲家隔一条街的李文亮家，也安装了监控。

李文亮今年72岁。多年前妻子改嫁，李文亮独自将子女抚养成人。儿子在外地定居，女儿李小迪也嫁了人。李文亮身体一直很好，常常外出打工。李小迪总听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，“没事不用回家，忙你们的日子就行。”

这两年，李文亮总嘀咕“心口窝不舒服”。李小迪便和哥哥一起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。结果，李文亮患有心绞痛，只好做

了心脏搭桥手术。李小迪说：“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。”

去年，李文亮感觉肠胃不适，到医院做肠镜时却造成了肠管破裂。一次造瘘手术后，他每天都需要带着造瘘袋。

李小迪和哥哥劝父亲跟他们一起生活，但李文亮无法丢下自己的庄稼，也无法离开熟悉的村庄。在他们的坚持下，好歹给李文亮在家里安了监控，屋内一个，院子里一个。李小迪说，“对于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，安全比隐私更重要。”

李小迪一有时间就给父亲打电话，或者带着孩子回家。在院子的镜头中，总会拍到李文亮的背影，一个清瘦老人坐着马扎，看看书，听听收音机。李小迪发现，父亲自从带着造瘘袋以后再也不去串门，也不与人靠近搭话。本就寡言少语的他，变得更加沉默。

入秋转凉后，李文亮常感觉心脏不舒服。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，李小迪接到电话，父亲声音虚弱。李小迪心里一惊，打开监控发现父亲躺在床上，穿着新衣服……李小迪赶紧打120，并往家里赶。救护车的声音打破了村里的宁静。邻居赶到李文亮家，看到他手脚苍白，喊他不应声。

几天里，李小迪和哥哥一直守在医院。李小迪一边挂念着躺在监护室的父亲，一边担心刚满1岁的女儿。

监控两头的对话： 回应让人心安

在社交平台上，贵阳的小鱼儿分享着“监控下的故事”。小鱼儿2岁时母亲改嫁，后来父亲去世，她由爷爷奶奶抚养。读书、工作，小鱼儿觉得越长大就离家越远。小鱼儿嫁到离家270公里远的地方，靠打电话跟爷爷奶奶联系。有一次，奶奶的手机进水，电话打不通，她只能干着急。

2021年春节，小鱼儿和丈夫商量回老家陪爷爷奶奶过年。小鱼儿知道这很自私，但她不想留下爷爷奶奶孤零零地过年。奶奶对小鱼儿说：“今年我81岁，如果你每年回来三次，如果我还能活10年，我们还能再见30次。”

2022年春节，奶奶抱着重孙女很不舍，“过了年，你要回去了，家里又不热闹了，下次回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”临行前，小鱼儿给老家装了两个监控。她说：“安监控是因为奶奶生病了，心衰竭。”

离开老家的第一个晚上，小

鱼儿打开监控发现，他们走的时候，爷爷奶奶望着车的地方站了许久才回家。

自从装上监控，小鱼儿每天都看看老家的动态。“过去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，现在自己可以看到真实情况。”监控，成了他们沟通的纽带。小鱼儿发现，奶奶每天晚上都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于是小鱼儿喊她，听得出来她很开心。这样的回应，让小鱼儿觉得离家很近，让她觉得心安。

小鱼儿还发现了爷爷的秘密。爷爷趁奶奶出门时，掏出一个包裹严实的酒瓶，偷偷喝起来。爷爷血压高，还出现过脑出血，医生说不能喝酒，小鱼儿赶紧从监控里制止了他。

通过摄像头，小鱼儿看到了爷爷奶奶的另一面。奶奶身体不好，哪儿都去不了，不会看电视，也不会玩手机，一个人坐着就是好久。奶奶的孤独，溢出屏幕，成了小鱼儿的心酸。

每次回家，小鱼儿都要给爷爷奶奶理发、洗澡、掏耳朵、剪指甲。今年过年那段时间，爷爷突然小便失禁，阿尔茨海默病加重。小鱼儿拿出爷爷的裤子、被子，清洗干净。到饭点，她要照顾爷爷奶奶，照顾3岁的大女儿吃饭，还要把1岁的小女儿背在身上。

小鱼儿还用监控记录下老人的春夏秋冬。爷爷背着背篓拿着锄头去干活，奶奶在家门口坐坐，一日三餐，日复一日。对小鱼儿来说，记录爷爷奶奶平凡的一天，就是最好的一天。

有一次，小鱼儿从监控中看到奶奶和邻居聊天。奶奶说，“八十多岁了，死也死得了，现在也没什么担心和牵挂了。”小鱼儿愣住了，“如果有一天你们离开了，我就没有家了。”

今年7月，奶奶住进医院，小鱼儿赶紧带着孩子赶回去。小鱼儿回到老家已经待了3个月，监控画面里多了她和两个女儿陪伴爷爷奶奶。但奶奶出院后，每天都觉得很累。马上就到冬天了，小鱼儿希望奶奶好起来，熬过冬天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。)

看到老人监控外的一面

□记者手记

记者 李静

当“监控”和“老年人”这两个词放在一起，会发生怎样的反应？

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.67亿，老年群体规模日益庞大。全国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老年人口的一半，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，空巢老人比例甚至超过70%。一项样本量为36791的病例分析显示，我国的空巢老人抑郁症综合患病率为38.6%。当下，不少家庭

为老年人安装了摄像头。在农村，摄像头的接受程度也在提高。

2021年重阳节，我写过《穿上纸尿裤的老人》。那次采访历经四天，采访十几位老人，频频遭拒。大多数老人在面对“成人纸尿裤”的话题时，变得敏感，甚至产生抗拒。

今年重阳节，我想写《监控摄像头里的老人》，又遇到比上次更难的挑战。发出去的几十条留言，几乎都石沉大海。拒绝的理由，大多都是为了保留老人的“隐私”和“体面”。

这一次，我们重新思考监控对老人，尤其是农村老人的意义。

首要功能当然是监控。关于给老人装监控的文章不少，但是鲜见从老人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内心独白。“被观看”的生活是不自在的、不松弛的，但又是什么原因，使老人让渡隐私和自尊？或许，很多老人给出的答案，都是又一个“张大民”。生病，让他们不得不妥协。

第二，安全。很多老人像李文亮一样，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，跟着孩子去城市生活。很多子

女像李小迪一样，还有一个小家难以抽身。装监控，就成了他们的无奈之举。

第三，沟通和记录。安装监控前，小鱼儿的爷爷奶奶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安装监控后，小鱼儿才知道，爷爷奶奶的生活是大片的空白和荒芜。监控这头，连着爷爷奶奶；监控那头，连着小鱼儿。监控，拉近了他们的距离。

采访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了在张大民的故事里，于菲视角的独特故事。于菲是医生，面对老人的衰老

却无能为力。病房里的老人忌讳说“再见”，改成“天天见”。她打开手机看了看监控，“冬天的白菜，夏天的黄瓜，菜园年年如此。每天看镜头里的画面，父母重复着昨天的生活，画面像循环播放，就觉得日子挺好的。”

监控是单向的，思念是双向的。或许当下，监控不是老龄化问题的最优解，我们也无法通过监控完成所有的事情。但是，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监控，看到老人更多监控外的一面。